

## 悼岳母

■晏光华

时光匆匆，又是一年春秋轮回。待看到您牵挂的人都到后，您含着泪永远合上了双眼。当时我守在床畔，您眼角沁出的泪滴，那依依不舍的模样，至今仍清晰如昨。

您祖上老杨家是郧西县老北街的手艺人，家里以竹篾制作桐油篾子为营生，后稍有积蓄，在北街置办了一个四合院，开办桐油篾子作坊。父亲虽为杨家养子，却熟读四书五经，任乡镇粮站保管员时，夜夜提灯巡查粮仓，退休后梦中都在清点粮垛。这份刻进骨血的认真，后来都化作您持家的模样。

您一生坎坷。人生转折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。初中毕业，写得一手俊秀小楷的姑娘，本该在城里无忧无虑地续写青春，您却不得不随爷爷、奶奶、母亲到郧西县偏远乡村河夹镇大坪村（后改名高山村）。这是个山高坡陡的偏远村庄，从此一去就是十多年。

等到儿女都成家立业，可以享福的时候，您的身体却出现了问题。可能年少时经历了太多的变故，您63岁就出现了健忘症，而后造血功能下降，病痛折磨了您十多年，最后竟不治，生命永远停留在2023年腊月初七晚。

您勤劳。时代的微尘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。20世纪70年代，一个10多岁的城里女孩，却不得不适应农村生活。因为父亲工作离家远，您用单薄的肩膀扛起五口之家：失明的祖父、偏瘫的祖母、敦厚的母亲、年幼的妹妹。1978年，送走祖父，次年祖母离世，接着是老父病故，您独自操持着三场白事，难以想象，这是怎样的坚忍和无奈。

80年代，您回城后居住在北街，先是在豆腐店打零工，后来利用门前铺面压面条，街坊邻居来料加工，收取加工费。技术好、人热情，生意一直不错。多年后没开店了，街坊邻居还一直来找您。

后来教外孙女、孙儿认字，给他们讲故事，我从中感受到了您的文化功底。带孩子之余，您总是闲不下来，做鞋垫、织毛衣……我现在垫的鞋垫还是您亲手做的，自行车座位垫还是您用毛线织的。

每年花生收获的季节，您总会将新鲜的花生洗干净，加上辣椒、花椒、大蒜、八角、茴香，用温火煮小半天，然后晒干，送给我晚上加班时充饥，特别可口，可惜这些美味在您病倒后再也没有了。

外孙女对您感情很深，一放学就到处找外婆。您虽然经常犯迷糊，但时时能想起外孙女和我。外孙女上大学那年春节，全家照了一张全家福，照片上您笑容满面，没想到还没有到第二年春节，您就离开了我们。

到生命最后的时刻，您时而迷糊，时而清醒，仍然能认出我来，时常喊着我的名字问：回来没？啥时候回来……在内心深处，我知道您一直在担忧：我走的是您父亲当年的道路，工作岗位离家远，总是放心不下。人老了话多，有时我还嫌您啰唆，不曾想，现在身边再无唠叨的人了。

子欲养而亲不待。今春路过老北街，见旧宅门楣残留着桐油斑驳，风过时，檐角铜铃叮当。原来您从未离去，只是化作了四时的光影，永远陪伴在我们身边。

作者地址：郧西县城关镇武汉路

## 梨花风起时

■邱亮

“梨花风起正清明”，相较于杜牧深入人心的“清明时节雨纷纷”，苏轼这句诗显然不够家喻户晓。然而我却觉得，苍白却热烈的梨花，远比淅淅沥沥的雨声更能勾起清明的思绪。

是的，那梨花分明是苍白的，如同记忆深处那副同样缟素的挽联。可偏偏一簇簇聚起来，便聚成了生命力旺盛的花团，风吹不散，雨打不乱，兀自立在枝头，以淡淡香气和着从四面八方远路迢迢的尘与土，年复一年听着絮絮地家里家外事，还有浓重的、无论多大的雨也冲不淡的乡愁。

这乡愁，似乎与清明时节特有的氛围不谋而合。清明，本就是一个思念与缅怀的节日，人们在这一天，或是扫墓祭祖，或是怀念逝去的亲人。而那梨花，恰似那些我们无法触及却又深深怀念的人，虽然苍白，却依然顽强地绽放，仿佛在告诉我们，即便生命脆弱，也要勇敢地活下去。

风过处，花瓣轻轻飘落，如同那些随风而逝的记忆，虽然无法挽留，但那份美好与感动，却永远留在心间，正是那份苍白中的热烈，那份风雨中的坚韧，最能触动人心。

在梨花似有若无的香气里，我又想起大伯。记忆里的大伯，与清明没有一点关系。他是爷爷奶奶口中骄傲自豪的长子，是父亲

一直仰视的大哥，是我们这一辈人最喜欢的大伯，却从不是那块冰冷石碑上的一张小小照片。虽然那照片里的他，一如既往地带着温和笑意，却再也没办法从他干燥粗糙的掌心拿一颗带着体温的糖。

长辈在，人生尚有来处，长辈逝，人生渐渐只剩归途。儿时的我总以为父辈们不会老去，会陪我们很久很久，还幻想着等我长大了，能赚钱给大伯买糖吃，能一起去看大伯哄孩子故事中的“浩荡山河，广阔天地”。尽管大伯一直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对抗病魔，但生命却永久定格在七十六岁，定格在2025年尚未柳绿花红的年初。

2025年的春天款款来了，我亦早已离开家乡，渐行渐远。看过很多山河天地，自然如曾经的大伯一样，于生活中磨炼出坚实的臂膀，咬紧牙关扛起家庭的担子。又不仅仅看顾自己的小家，也会关心家族里的每一个成员。只是如今的糖果包装比曾经的好了太多，当孩子们从我手中拿到糖果时，都是完整的、五彩缤纷的包装，再也不会再有黏黏糊糊的、带着体温的手感了。

梨花风起时，还需是清明。往年回乡祭祖都有父母陪同，如今父母年迈，只我独行。一路上红绿相间，叽喳不停的鸟儿飞来飞去。窗外景色飞速后退，恍惚间，我又看见大伯盛着笑意的眼，穿过岁月长久地凝望着我们。

他说，孩儿，长清明，常清明。

作者单位：竹山县精神卫生中心



## 想念“唠叨”的妈妈

■贺永

又到一年清明时，一转眼，妈妈离开我们十九年了。

记忆中，妈妈郭兴兰是个“狠角色”。父亲长期在外地工作，是她一个人照顾我们姐弟三人，撑起整个家。

小时候，她总骗我说我是她从垃圾堆里捡来的……我做错事时，她总是凶巴巴的，打起我来，一点都不留情面。而对两个姐姐，她从来舍不得动一个指头。

上中学时，妈妈越发唠叨了，甚至一度我怀疑她每时每刻都在盯着我，让我特别反感。

后来我到县城上高中，突然感觉妈妈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对我唠叨得越来越少，做的却越来越多。再后来我到外地上大学，突然有一天接到她离去的消息，我整个人都懵了……

如今，我参加工作十六年了，每当想起唠叨的妈妈，都会抽时间去她的坟头坐一坐。我的孩子现在上小学了，对孩子唠叨不停的我，像极了当年的妈妈。

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不知道妈妈在天堂过得好不好，但我相信她一直守护着我们。

作者地址：武当山太和路

## 春至清明

■周云秋

她自记忆走来  
仿佛一路香花蝶舞相伴  
如同度过泪的河流  
还氤氲出昨日梦的呢喃  
晌午的风贪恋这早春的枝丫  
野花如手挽上墓园

杨柳风，拂梦魂  
小径弯弯，不染尘  
我那愁绪温湿的眼  
与三支点燃的青烟相逢

雷鸣动，惊蛰虫  
记忆自破土而萌动  
春雷阵阵唤醒啼鸣  
山花  
在碑文遍布下泪痕

蟾彻夜，清明显  
我听见白菊盛放  
只两界遥遥、未展平  
故人眉眼

春至清明，子夜冥冥  
倘若  
你我仍有未尽语  
且等来年再清明

作者地址：武当山特区太和路100号

